



培根论人生

【英】弗兰西斯·培根 著 吉 茜 译

Essays of Francis Bacon



培根哲学智慧与人生经验的结晶
雪莱、黑格尔联袂推荐的英国随笔文学开山之作

江苏人民出版社

培根论人生



【英】弗兰西斯·培根 著
吉 茜 译



Essays of Francis Bacon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培根论人生 / (美) 培根 (Bacon,F.) 著；吉喆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3
ISBN 978-7-214-08473-6

I. ①培 … II. ①培 … ②吉 … III. ①培根，
F. (1561 ~ 1626) —人生哲学—哲学思想 IV. ①B56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6289 号

书 名 培根论人生
著 者 [英] 弗兰西斯·培根
译 者 吉 喆
责任 编辑 朱 超 石 路
装 帧 设计 田 晗
出版 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版式设计 张文艺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29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08473-6
定 价 24.00 元

Essays of
Francis Bacon

目 录 培根论人生

CONTENTS



1.论真理.....	001
2.论死亡.....	005
3.论复仇.....	008
4.谈厄运.....	011
5.论伪装与掩饰	013
6.谈父母与子女	017
7.谈结婚与独身	020
8.论嫉妒.....	023
9.论爱情.....	030
10.论高位.....	033
11.说胆大.....	038
12.论善与性善.....	041
13.论远游.....	045
14.说时机.....	048
15.论狡诈.....	050
16.谈利己之聪明.....	056
17.谈革新.....	058

III

*Essays of
Francis Bacon*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18.谈求速	060
19.谈貌似聪明	063
20.论友谊	066
21.谈消费	076
22.论国家之真正强盛	078
23.谈养生之道	091
24.说疑心	094
25.谈辞令	096
26.谈殖民地	099
27.论财富	103
28.论预言	108
29.论野心	114
30.说人之本性	117
31.谈习惯和教育	120
32.谈走运	123
33.论有息借贷	126
34.论青年与老年	131
35.论 美	135
36.论残疾	137
37.说洽谈	139
38.谈门客与朋友	141

39. 谈求情说项.....	144
40. 谈读书.....	147
41. 谈礼节与俗套.....	149
42. 谈赞誉.....	152
43. 论虚荣.....	155
44. 谈荣誉和名声.....	159
45. 论法官的职责.....	163
46. 谈愤怒.....	169
47. 谈世事之变迁.....	172

1. 论真理

善于戏谑的彼拉多曾问：“真理是什么呢？”^① 问了之后并不肯等候回答。世界上的确有些人喜欢把意见变来变去，并且认为固定了一种信仰就等于上了一套枷锁，因此他们在思想和行为上也要求意志自由。虽然这一流的各派哲学家已经成为过去，^② 然而天下仍有些爱夸夸其谈的才子和他们同声同气——虽然这般人比起古人来血气薄弱一点。但是人们喜欢假象的原因，不仅是人们找寻真理时的艰难困苦，亦不是找寻到了真理之后真理所加于人们思想的约束，而是一种虽然说是恶劣的，但对于假象本身的天生的喜好。希腊晚期哲学学派中有人^③ 曾研究过这个问题，他不懂得假象之中有什么东西会使人们喜爱假象本身，因为假象既不像诗人一般可以从中获取乐趣，引人入胜；也不能像商人那样

① 参见《新约·约翰福音》第18章第37~38节，耶稣在接受审判的时候，说他为了证明真理才来到人世间，于是罗马驻犹太和撒马利亚地区的总督彼拉多问：“真理是什么呢？”

② 这里是指源于皮浪（Pyrrhon，前360—前272）的古希腊怀疑论等学派。

③ 希腊讽刺作家卢奇安（Lucian，120—180）曾经在他的《爱假论》中批判怀疑论者。

可以从中捞得利润，享用利益；爱好假象的人之所以爱假仅仅是为了假象本身的缘故。但是我不能随意地下结论，因为上述的真理可以说是一种没有遮拦的日光，如果要使得世间的种种假面舞会、化装演出和胜利庆典的气氛更加高贵典雅，这种光线远远不及灯烛的光线。在人们的眼里，真理或许很可贵，就像在光天化日下最灿烂夺目的珍珠，但是它绝对够不上那种在各种不同的光线下显得最美最炫的钻石和红宝石。人们喜欢错觉假象的混合物带给他们的欢乐。如果虚无的印象、迷人的憧憬、失当的评价、天马行空般的想象以及与这些相类似的东西从人们的头脑中移除的话，那么恐怕大多数人都只会剩下一个呆板而无趣的大脑，漂于头脑中的也只有抑郁不安和自怨自艾，甚至连自己看起来也讨厌。对于这一点会有人怀疑吗？早期的一位先人曾经很严厉地把诗叫作“魔鬼的酒浆”^①，因为诗歌能占据人的想象，然而诗歌不过是带有假象的影子罢了。大概有害的不是那从心中经过的迅速闪现的错觉，而是上文所说的那种沉入心底并在心中永存不可抹去的假象。但是即便这些假象深深地根植于人们堕落的观念与情感之中，只接受自身评判的真理依然教导我们探究真理，认识真理并相信真理。探究真理，要求我们要像求爱求婚那样对真理执着；认识真理，要求我们要和真理不离不弃，形影相随；而相信真理，则要我们去享受找寻到真理的乐趣，这些是人类天性中最高的美德。

^① 圣哲罗姆（St Jerome, 347—420）曾经说过“诗是魔鬼的珍馐佳肴”，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354—430）则说：“诗是谬误的琼浆玉液。”于是培根将二者说法合一，这也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

在上帝创造宇宙的那几日中，感觉的光明是他创造的第一件东西，理智的光明是他创造的最后一件东西^①；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在工作完毕而休息的期间内，他的作为全是以他的生灵昭示世人。起初他在万物或混沌的表面上吹吐光明；然后他又向人的面目中吹入光明；到如今他还往他的选民^②的面庞注入灵光。那个曾经为伊壁鸠鲁学派增光，从而使这个学派不逊于其他学派的诗人^③说得很好：“站在岸上看船舶在海上颠簸是一件乐事；站在一座城堡的窗前看下面的战争和它的种种经过是一件乐事；但是没有一件乐事能与站在真理的高峰（一座高出一切的山陵，在那里的空气永远是澄清而宁静的）目视下面空谷中的错误与彷徨、迷雾和风雨相比拟的。”只要看的人对这种光景永存恻隐而不要自满，那么以上的话可算是说得好极了。当然，一个人的心如果能以仁爱为动机，以天意为归宿，并且以真理为地轴而旋转，那么这人的生活可真是地上的天堂了。

从教义和哲学中的真理再说到世俗交往中的真理，即使那些行为并不坦白正直的人也会承认行为光明磊落是人性的光荣，而混淆真假则就像往金银币里掺和金子，也许可以使那金银用起来方便一点，但是把它们的品质却弄贱了。因为这些曲曲折折的行为可说是蛇走路的方法，蛇是不用脚而是很卑贱地用肚子走路的。表里不一、背信弃义差不多算是最令人不齿的行为了。所以，

① 参见《旧约·创世记》第1章第3节和第2章第7节。

② 上帝的选民一般是指以色列人，后来指那些信仰上帝的世俗凡人。

③ 古罗马哲学家、诗人卢克莱修在他的长诗《物性论》中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描述了伊壁鸠鲁学说中的抽象哲学概念。下文也是引自《物性论》第2卷。

蒙田在他研究为什么撒谎是说谎人的一种耻辱和可恨之极的罪责时，很形象地说道：“仔细考虑起来，要是说某人说谎就等于说他对上帝很大胆，对世人很怯懦。因为谎言是直面上帝而躲避着世人的^①。”曾经有个预言，说基督重临的时候，他将在地上找不到忠信^②。所以谎言可说是请上帝来裁判人类全体的最后钟声。对于虚假和背信的罪恶，再没有比这个说法揭露得更高明了。

① 参见《蒙田随笔》卷二第18篇《论说谎》。

② 参见《新约·路加福音》第18章第8节。

2. 论死亡

成人害怕死亡就像儿童害怕进入黑暗的地方；儿童对黑暗的天然恐惧随着虚假的传言而与日俱增，成人对死亡的胆怯恐惧也是这样。无可否认，静观死亡，把它当成罪孽的报应，或者是通往另一世界的去路，是虔诚而且合乎宗教的；但是恐惧死亡，把它当作我们对大自然应该交纳的贡物，则是非常愚弱的。然而，在宗教的沉思中有时难免会有虚妄和迷信。在某些天主教修士的禁欲书中你可以看到一种言辞，说是一个人应当自己思量，假如他的一个手指的末端被压或被弄伤，这样的痛苦是怎样的；由此再想那使人全身腐烂分解的死亡，这样的痛苦又该是什么样子。其实死上一千次也不及某一个肢体的受伤的疼痛，因为人体最生死攸关的器官并不是最敏于感受的器官。因此，那位只以正常人和哲学家身份著书立说的先人说得很好：“与死亡相比，伴随死亡而来的一切更加可怕。”^① 呻吟与抽搐、面目的变色、亲友的哀悼、丧服与葬礼，像这样的场面都显示出死亡的可怕。但是应该注意的是，人类的种种激情并不是脆弱得不能克服并压倒对死亡

^① 参见塞内加所著《道德书简》第24篇。

的恐惧；而且既然人们有这么多可以战胜死亡的随从，都能打败死亡，可见死亡算不上是最可怕的敌人了。复仇的心会征服死亡，爱恋的心会蔑视死亡，荣誉的心会渴求死亡，悲痛的心会扑向死亡，连恐惧的心也会预期死亡；而且我们在书中还读到，在罗马皇帝奥托伏剑之后，哀怜的心（这种最脆弱的感情）使得许多士兵们也自杀而死，^①他们的死亡纯粹是出于对君王的同情并且要做最忠心的臣民。此外，塞内加还补充了苛求的心和厌倦的心，他说：“试想你做同样的事情已有多久！不止勇者和贫困者想死，连厌倦无聊者也想死亡。”^②一个人虽然既不勇敢也不困穷，然而厌倦没完没了地重复做一件事情，也是会寻死的。同样引人注意的是，罗马帝国的那些君主们面对死亡时是从容不迫和淡定自如的，因为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要保持原来的自我。奥古斯都大帝弥留的时候还在赞美他的皇后，“永别了，莉维亚，请你不要忘记我们婚后生活的时光”；提比略危笃之际仍然掩饰他的病情，就像塔西佗所说的“他的体力日渐衰退，但他的掩饰依然像从前那样”；韦斯帕芗大限临头的时候还一个人坐在凳子上说笑话，“看来我马上就要变成神祇”；伽尔巴的临终遗言是“你们砍吧，如果这有益于罗马人民”，一边喊着一边伸颈就死；^③塞维鲁

① 参见塔西佗所著《历史》第2卷第49章。

② 参见塞内加所著《道德书简》第77篇。

③ 关于文中记叙的许多罗马皇帝的死状，可以参照阅读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的《罗马十二帝王传》（张竹明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死得爽快，他说：“假如还有什么我应该做的事情，就快点来吧。”^①像这样视死如归的例子，还有很多。毋庸置疑，斯多葛学派那些哲学家们把死亡的价值抬得太高了，并且由于他们对死亡做了充分甚至过度的准备，因此使死在人看起来更为可怕。尤维纳利斯^②说得较好，他认为生命的终结是自然的一种恩惠。死亡与降生都是顺其自然的，不过在孩子的眼里，出生与死亡也许都会引起同样的痛苦。在某种热烈的行为中死了的人就像在血液正热的时候受伤的人一样，当时是感觉不到死亡的；因此可见，一个坚定的、一心向善的心智是能避免死亡带来的痛苦的。但是，务必要相信最美的圣歌就是一个人已经达到了某种有价值的目的和希望后所唱的那首，“神圣的主啊，现在就请让你的仆人安然离去。”死亡还有一点，就是它打开了名望的大门，并消除了妒忌的心，因为“生前遭人嫉妒的人死后将会受人爱戴”。^③

① 关于塞维鲁的死，可以参见狄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的《罗马史》第67章的描述。

② 尤维纳利斯，古罗马讽刺诗人，著有《讽刺诗》5卷。

③ 参见贺拉斯《书札》第2卷1首14行。

3. 论复仇

复仇是一种最为原始的公平，人类的天性越是喜欢偏爱这种公平，法律就越是应该将人们的复仇欲望消除掉。因为头一个罪恶不过是违反了法律，可是报复这件罪恶的行为却藐视法律的存在，甚至超越于法律之上。毫无疑问，如果一个人对他的仇敌总是睚眦必报，想方设法寻求报复的机会，那他与被报复者差不多是一类性质的人；而如果他忘掉以前他们之间的怨恨，宽容地原谅对手，那么他就比对手高明得多，因为高抬贵手是高明智慧的人的举动。我十分相信所罗门说的那句话：“宽容地原谅别人的过错就是宽恕者本人的荣耀。”^① 过去的就已经过去了，并且一去不复返，而聪明的人总是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当下的事情和将来的筹划上，所以对过去的事情一直放不下并且铭记在心的人简直是徒劳心力而已，对自己没有一点好处。世界上没有人是为了作恶而作恶的，作恶的人无非是为了要给自己取得利益、乐趣、荣誉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我要对某人因为爱他自己胜于爱我而生气呢？纵使有的人纯粹是出于恶劣卑鄙的天

^① 参见《旧约·箴言》第19章第11节。

性而做出丑恶的行径，那又怎么样呢？也不过像山间的荆棘一样，它们刺人抓人就是因为它们自身不会做其他的事情啊！复仇中最让人宽恕的一种就是为了报法律没有及时纠正罪恶行为的那一种仇，但是这个时候报复的人必须留意，一定要让自己的报复行为也由于法律无法惩治而幸免于难，要不然报复者的对手仍旧会占便宜，因为二人之间吃亏的比例是二比一。有的人复仇的时候，总想要仇敌弄清楚这复仇的火焰到底是从哪里迸发出来的。相比较而言，这样的复仇是豁达的，因为更痛快的报仇似乎不是为了使仇敌的皮肉上受到相应的伤害或惩罚，而是要让对方的心灵自觉地忏悔并认罪；不过，那些卑鄙狡猾的懦夫则往往想要在背后放一支冷箭。佛罗伦萨大公科西莫^①曾经用极其愤怒的言辞强烈谴责朋友的忘恩负义或不讲信用，他似乎认为这样的罪恶行为是不能原谅的。他说，你可以在伟大的《圣经》里读到基督要我们包容谅解仇敌的教诲，^②但你绝不会在里面读到要我们宽恕自己的朋友的言语。但是，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是约伯的精神比较高尚，他说：“我们怎能够只喜欢上帝的赐福而却抱怨上帝给予我们的祸事呢？”^③把这句话推理到朋友身上，也是这个道理。不可否认，一个人要是念念不忘复仇，他就是不断地刺伤自己的伤口，使得伤口永远无法治愈，而那创伤经过长时间的修养本来是

① 科西莫（Cosimo de Medici, 1519—1574），老洛伦佐后代，梅迪契家族成员，第一任托斯卡纳大公，第二任佛罗伦萨公爵，后来当选为共和国的首脑。

②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第5章第38~48节和《路加福音》第6章27~36节。

③ 参见《旧约·约伯记》第2章第10节。

可以愈合的。为了公仇而去施行报复行动，这样多半会给复仇者带来幸运，如为恺撒大帝的死而报仇，为佩尔蒂纳的死而报仇，以及为法王亨利三世的死而报仇等等。^①但是，为了私人的恩怨而去报仇就不是这样的情形了；与此相反，想要报私仇的人过的是巫师一般的生活。这种人活着的时候对人是很不利的，死了对自己来说也是不幸的。

^① 屋大维是替恺撒复仇的人，塞维鲁替佩尔蒂纳（Pertinax，罗马皇帝，193年1~3月在位）复仇，法王亨利四世（亨利三世的妹夫）则替亨利三世复仇。